

大水战斗：琼崖最大规模内战

双方虽然打了个平手，但反共逆流基本被打退

本报记者 李科洲 通讯员 龙泉

围墙内，国民党军队在拼死顽抗；围墙外，琼崖抗日独立第一总队的战士在发动声势浩大的进攻、围困。这是琼崖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一次对决：大水战斗。

走进海口市三门坡镇大水村，当年的围墙已坍塌，但围墙内的5间房屋还保留着原貌。1942年1月，就在这几间瓦屋里，聚集了近2000人的国民党队伍，其中包括900多名挑夫。很难想象，这么一小块地方是如何容纳下这么多人的。

围攻、打援，子弹出膛，炮弹呼啸。三门坡镇后塘村村民、今年76岁的王大柏告诉记者，后塘村离大水村约8公里远，但他当年在家里还能清晰地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

袭

1942年1月23日晚，国民党军队6个连和挑夫900余人，运送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600余支，从文昌县锦山乡朝大水方向而来。

“打！”1月24日，天刚蒙蒙亮，敌军进入我设在大水溪冲湖桥边的伏击圈时，琼崖抗日独立第一总队第一支队指挥官发出战斗命令，顿时，轻重武器同时发出愤怒的吼声。

这次伏击是对国民党反共逆流的一次回击。尽管国民党顽军多次制造摩擦，杀害我党政军人员，但琼崖特委和独立第一总队部还是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1941年7月派出代表与国民党琼崖守备副司令李春农商谈。

两军交战不断传来，自古如此。然而，李春农悍然杀害了中共谈判代表联络员卢赤民，终止了谈判。同年10月，琼崖特委又向琼崖国民党当局吴道南、王毅发出公开信，重申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要求重开谈判，但又遭到拒绝。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立场，我党只好针锋相对，予以还击。

敌军虽被打得晕头转向，几十人被打毙，但凭借精良武器顽强抵抗，沿大水溪往上游方向退却。最后，过溪流浅水处进入大水村。

记者来到大水村旁的冲湖桥，已看不到当年的这座老石桥，只能看到大水溪对岸留下的一点桥墩。

同时部署在10公里远处设伏的独立第一总队第二支队迅速赶到大水村，与第一支队一起，形成对敌包围。

大水村村民林书文的家，当年就是顽军被困的地方。这里5间房屋前后相连，当年四



在1942年的大水战斗中，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围困在海口市三门坡镇大水村的这几间屋子里。

周全是花岗岩砌成的围墙，高且坚固。世事变迁，如今，能看到的只有一小段断墙。几户人家也嫌此处“阴气”过重，大多搬迁到镇上住了。

攻

我军凭借着人数上的优势，发起了猛攻。此前，独立第一总队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趁敌立足未稳，发起强攻；二是围困迫降，并围点打援。先执行第一方案。

大水村有东、中、西3个村。敌在我军攻下，退守东村和中村，并赶修工事，加强防御。敌军有30余挺机关枪，火力凶猛，难以正面攻击。

独立第一总队士兵便凿通一间房屋，一步步突破敌防线，占领中村，将敌压缩至东村。东村和中村间有块开阔地，敌凭借装备优势和花岗岩围墙，组织起猛烈的火力网，固守在东村的几间房屋里。

在琼崖抗日独立第一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的指挥下，我军发起了几轮猛烈的进攻。在冲锋中，我军有一次就伤亡了几十人，有的小队甚至伤亡过半。守敌狂叫：“共军们，你们有胆量上来吧！”

敌手榴弹、机枪同时开火，我伤亡过大，战斗一时难有进展。原琼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万江告诉记者，我军派出地雷小分队，驳壳枪排，试图突破敌防线，都没有成功；还利用柴草、八仙桌、海棠油等进行火攻，但最后也因伤亡过大而放弃。

走在村道上，大水村村民小组长云天贵指着路边一处草地告诉我们，当时我军就在那里架起一门自制的荔枝炮，准备炮轰守敌。可惜，点火后炮弹正要射出时，炮管破裂，否则，战局将是另一种结果了。

困

我军面对的是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李紫明部。经过十几次冲锋，我军弹药出现紧缺，且伤亡不断增加，而敌军这时粮草断绝。我军决定实施第二方案——围困迫降。

第三日黄昏，攻击全线停止。经过3天激战，惨淡的夕阳下，硝烟呛鼻，弹壳满地，尸首堆积。

被困了三日三夜的敌军又饥又渴，猪食、人尿、芭蕉心、树干都成了食物。王大柏告诉

记者，昌文湖村一位事后得以逃生的挑夫生前回忆：他在屋里找到一块芋头，干渴难耐时就放到嘴里嚼两下，聊以自慰。

为获取水源，故在大院中挖井，但挖了很深都没挖到水。无奈之下，敌一次次组织火力，想冲出来到村边水井取水，但次次强攻都被我军打回去。86岁的大水村村民陈月花说，她那时看到，村里通往水井的路上都是敌军尸体，血液汇成小溪，顺着路人入河沟。

1955年，冯白驹回访大水村时，曾向村民谈起，他当时没想到，敌顽军还带着一部电台，战斗的第一天就已经发出了求援的信号。

撤

26日上午，敌第一股援兵——一个加强营赶到，我鏖战半天后，将其击退。

27日，保七团副团长董伯然率两个营和琼山、文昌两县反动游击队来援，但最终也在敌军的猛烈阻击下溃退。

28日，战斗达到最高潮。这一天，敌又调集来保六团第三营、叶丹青游击总队及琼东、定安等县的游击大队，共3000余人。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督察专员吴道南一同到前线督战。至此，敌军可谓倾巢而出：保安第六团、第七团以及全岛各县大大小小数得上的游击队，总兵力达五六千人。而我军除西线无法赶来的队伍外，所有的战斗队也全上了战场。

我军调集两个支队2000多人投入打援。双方展开了拉锯式争夺战，枪声、爆炸声，从早到晚几乎没中断过。至黄昏时，我军奋战了5天4夜，在既无援军又没弹药补给，既要打围又要打援的情况下，主动撤出了战斗。王万江说，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大水战斗中，我毙伤顽军官兵400多人，其中，李春农被击毙，董伯然被打成重伤，国民党损失惨重。我军也有200余名官兵献出生命。这次战斗是琼崖国民党军与我独立总队的一次决战，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历时之长，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是空前的。

王万江介绍，自美合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一直尾随追击我独立总队，不断制造摩擦和事端，意图消灭我军。大水战斗后，国民党一批军政头目如吴道南、琼崖守备副司令文乃武、保六团团团长林荟村、文昌县长杨永仁和李紫明等，先后被撤职或免职，调离琼崖，反共逆流基本被打退。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在大水村有一面墙，弹孔达30多个——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本报记者 李科洲 通讯员 龙泉

一面红砖砌成的屋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记者粗略数了一下，有35个之多。

这是海口市三门坡镇大水村村民林诗华的房子。当年，大水战斗的指挥部就设在此屋，冯白驹坐镇其中。在围困李紫明部以及阻击国民党随后赶来的援兵时，这里曾发生过激战。

看看墙壁，弹孔有的已被水泥填上，有的还清晰可见，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弹孔，能同时放进记者的4个手指。

我围敌，敌围我，包围圈外还有包围圈。战斗的激烈，可能超出了敌我双方预料。

村里的老树见证了那场激战。1942年，大水战斗发生时，大水村里树林茂密，古木参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砍树卖树。锯木时，锯子断了一把又一把。人们发现，原来树木里嵌着不少子弹。

而这些子弹，就是那次战斗留下的。大水村86岁的老阿婆陈月花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情形。当年，她刚嫁到大水村不久。她还记得，她家的客厅里睡满了打地铺的琼崖抗日独立第一总队战士。其实，村里每家每户都是这样，连两间祠堂都住满了人。

战斗中，各地前来支援前线的群众

达上万人。他们挑着饭团、椰子、糯米粑、粽子、鱼、肉、甘蔗、芭蕉、红烟丝等送到战场。陈月花说，最远的挑担者来自几十公里外的文昌县昌洒乡。战斗结束后，村里到处都堆放着来不及带走的水桶。而这些水桶就是各地群众用来挑食物送到大水村的。

村里，春谷的、磨米的、煮饭的，大家紧张又有序地忙碌着。战斗激烈时，支前群众还聚集在大水村周围，排开阵势，擂鼓、打锣、呐喊，为我军助威。

由于弹药紧缺，独立第一总队部的兵工厂也搬到大水河畔，赶制子弹。支前群众在战场上捡子弹壳送到兵工厂，工厂换上火药，安好弹头，又送到战士手中。

延绵三四里地的战场上，到处都有民众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缝洗队……场面十分壮观。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大水战斗中，我军有200余名英雄献出了生命。为纪念他们，后人在村中建起了大水烈士陵园，并立纪念碑。目前，由民政部门投资修建的陵园正在建设中。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当年惨烈战斗中留下的弹痕，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成了一道红色风景。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大水村的一面墙壁上留下的弹孔至今清晰可见。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明星婚礼孵化婚庆度假新市场

单身告别仪式、海上游艇蜜月等丰富三亚高端婚礼

本报记者 张礁星

今年7月7日，在海棠湾康莱德酒店举行了一场“百万婚礼秀”，作为三亚打造出的第一个主题婚礼套餐产品模板，吸引了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关注，其中很多人都参与报道了3个月前大S和汪小菲在海棠湾的婚礼。全新的婚庆度假产品令媒体人印象深刻，他们惊呼：三亚要迎来婚庆度假新时代了！

15年打拼婚庆市场

1996年11月18日，50对国内外情侣不远千里来到天涯石前，举办集体婚礼，这就是首届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成为三亚进军婚庆度假市场的开端。此后，一年一度的婚庆节成为三亚旅游津津乐道的旅游文化品牌。

但是，15年过去了，参加婚庆节的新人从几十对增加到上百对，报道婚庆节的媒体也由寥寥数家飞增至数十家，不过，婚庆节的策划者们坦言：“节庆年年办，效果很一般。”

15年间，虽然中外游客纷纷来三亚举行婚礼并度假，来三亚拍摄婚纱照更成为一种时尚，可吸引他们的只是三亚独特的旅游

度假资源，相关行业参与度不够、婚庆产品单一、产品开发停滞不前等问题突出。

一句话，三亚旅游界致力于打造婚庆品牌已达15年，却一直没能推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婚庆度假特色产品。

“打拼15年，太长了！”三亚市旅游协会负责人表示，不可否认，婚庆节为三亚树立了婚庆品牌形象，可这种宣传推介手段并没有转换成市场推动力，并没有推动三亚形成婚庆度假产业链。

近年来，明星们纷纷在三亚举办婚礼。在明星效应的策动下，三亚婚庆市场出现了新的转机。

上门生意含金量高

2008年11月6日，我国体坛名将杨威与杨云在天涯海角成婚。尽管这场“炒婚”活动饱受争议，但是对三亚来说有所收获。一种新的观念由此形成：三亚可以举办集体婚礼，也可以举办浪漫、豪华的高端婚礼。

今年3月，知名艺人大大S与汪小菲的婚礼在新开业的海棠湾康莱德酒店举行，更吸

引了内地以及港台等全国媒体的关注。

“其实最近这几年，三亚每家滨海豪华酒店都接待过类似于明星婚礼的高端婚庆度假团。”爱琴海岸康年度假酒店总经理江勇说，2008年以来，仅亚龙湾区域接待的这类婚庆团便已达数百个，其中还不乏来自俄罗斯、印度以及韩国的高端婚庆团。

“婚庆团是上门生意，不差钱。”三亚旅游界人士坦言，由于名声在外，很多婚庆团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上门来。婚庆团也比会议团的含金量更高，几十人的高端婚庆团的消费额甚至达到80万元以上，非常可观。

然而，由于没有专业团队和特色产品，对于中高端婚庆团，三亚只能打游击似地“来一个，接一个”。但是，游客对婚礼创意、专业策划以及婚庆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少高端客户在三亚举办婚礼后失望不已，这也让三亚流失了一些后续客户资源。

细分市场正逢其时

而近年来的明星婚礼效应，让三亚旅游界逐渐明确了市场新方向。

在7月7日的“百万婚礼秀”现场，除了豪华的海边婚礼仪式以及婚变之外，这套主题婚庆产品还包含了土洋结合的“单身告别仪式”、焰火表演以及海上游艇蜜月度假等活动，充分融合了三亚的特色旅游资源。来自北京的专业婚庆策划公司首度与三亚旅游界合作，开启了三亚婚庆度假市场的合作新模式。

“当前，三亚的婚庆度假市场必须细分。”三亚市旅游协会会长、银泰度假酒店总经理刘凯强表示，三亚应该推出不同类型的婚庆度假产品，迎合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以往，三亚各酒店是接待婚庆团的主体；今后，专业化的创意策划团队、目标明确的市场开发团队以及其他度假产品供应商，都应该在婚庆度假产业链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杜丽银说，三亚旅游界在守住传统市场的同时，也要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创新产品，大力吸引婚庆度假团，把三亚打造成特色的婚庆度假目的地。

(本报三亚7月12日电)

《唱响天涯》唱出黎族新生活

宋祖英、张也等参加录制

本报三亚7月12日电（记者邵长春）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市政协干部苏庆兴作词的音乐专辑《唱响天涯》日前由太平洋影音公司推出。这张专辑收录了由知名作曲家杨天解等人谱曲、苏庆兴作词的13首歌曲。

据了解，这张专辑包括《放歌天涯》、《向往神鹿》、《碧海黎家》、《奔胆谣》、《放开喉咙唱山歌》、《槟榔河欢歌》、《黎锦绣》、《拥抱大海》、《海棠湾的太阳》、《我在三月三等你》、《抱孙辈玩水》、《同窗情》、《政协委员之歌》等13首歌曲，由宋祖英、张也、祖海、雷佳、王丽达等人演唱。

苏庆兴说，他发现长期以来黎族歌曲一直没有突破传统内容，唱的都是过

去黎家的传统生活。可现在黎族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用音乐形式反映黎家的新风貌，唱出黎家的新生活。

2008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在三亚凤凰镇槟榔村举行，主办方请苏庆兴写主题歌，《槟榔河欢歌》就此诞生了。当这首洋溢着浓浓民族风味和乡村风情的歌曲送到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手里时，她立即被打动了，演唱录制了这首歌。

作为三亚土生土长的黎族人，苏庆兴说他非常热爱黎族文化，也正是这股热情支持着他一直搞创作，未来他还希望把“鹿回头的传说”搬上银幕，让更多人感受黎族文化的魅力。

90分钟帮助找回丢失财物

巴西友人盛赞三亚警察

本报三亚7月12日电（记者王红卫 特约记者张运照 通讯员薛为胜）我作为一个巴西人非常感谢中国警察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和惊喜中国警察的工作效率。”7月11日，一封来自巴西籍友人阿曼多的表扬信寄到三亚市公安局，感谢三亚民警仅用90分钟就为其找回丢失的现金、存折、银行卡和护照等财物。

经民警了解，该名男子叫阿曼多，男，53岁，巴西国籍。据悉，阿曼多于当日14时在银行大厅办理业务等候过程中不慎将身上的钱包遗失，钱包内有现金2000多元，

还有存折及银行卡，卡内金额多达20万元，此外更重要的还有证明其身份的个人护照。

因为个人护照的遗失，阿曼多个人显得非常焦虑。为尽快帮阿曼多找回钱包，民警迅速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从录像中民警发现拾取阿曼多钱包的是一名男子。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民警查询到该男子的联系方式。民警随后联系上该男子，经过民警规劝和教育，这名男子表示愿意将拾取到的钱包财物归还失主。

当天下午16时，阿曼多从派出所民警手中接过去失而复得的钱包和护照，感动得连连竖起大拇指，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谢谢！”

今年6月18日14时30分，三亚市河西公安分局新居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称在三亚市解放路工商银行大厅有一名巴西籍男子钱包遗失。

经民警了解，该名男子叫阿曼多，男，53岁，巴西国籍。据悉，阿曼多于当日14时在银行大厅办理业务等候过程中不慎将身上的钱包遗失，钱包内有现金2000多元，

还有存折及银行卡，卡内金额多达20万元，此外更重要的还有证明其身份的个人护照。

因为个人护照的遗失，阿曼多个人显得非常焦虑。为尽快帮阿曼多找回钱包，民警迅速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从录像中民警发现拾取阿曼多钱包的是一名男子。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民警查询到该男子的联系方式。民警随后联系上该男子，经过民警规劝和教育，这名男子表示愿意将拾取到的钱包财物归还失主。

当天下午16时，阿曼多从派出所民警手中接过去失而复得的钱包和护照，感动得连连竖起大拇指，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谢谢！”

今年6月18日14时30分，三亚市河西公安分局新居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称在三亚市解放路工商银行大厅有一名巴西籍男子钱包遗失。

经民警了解，该名男子叫阿曼多，男，53岁，巴西国籍。据悉，阿曼多于当日14时在银行大厅办理业务等候过程中不慎将身上的钱包遗失，钱包内有现金2000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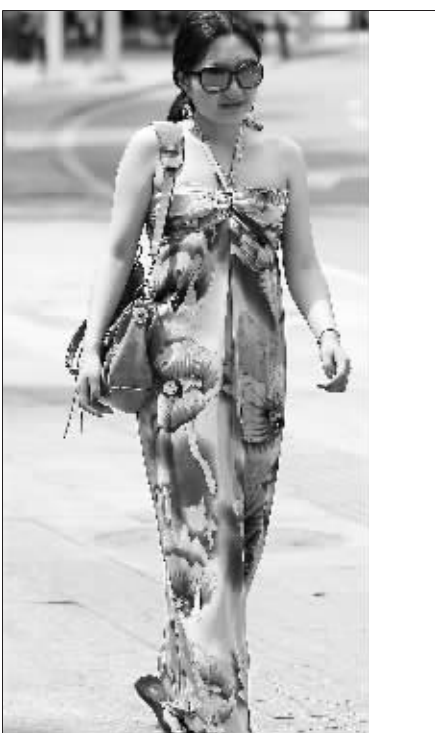
三亚海警销毁一批危险爆炸物

本报讯（记者王红卫 通讯员陈永平 石磊）7月10日，海南边防总队海警二支队刑事侦查队对近期办理的一起非法制造、储存爆炸物案中依法扣押的涉案危险爆炸物进行集中处理。

为了确保处置得当和操作安全，该支队特聘了地方具有相关资质的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并在有关监督部门的监督下，将涉案危险爆炸物带至南边海一废弃的工地进行统一销毁，共销毁“鱼炮”一枚、制造

鱼炮的半成品多份。

6月11日，根据群众举报，海警二支队在三亚南山港码头附近海域检查两艘蓝色玻璃钢小摩托艇时，发现其中一艘载有“鱼炮”（系当地用于炸鱼的一种土制爆炸装置）引火器13个。随后，根据指认，执法民警又在附近渔村内搜查发现一个制造“鱼炮”的窝点，扣押了用于制造“鱼炮”的7包化肥、1个铁锅、2桶汽油及1桶柴油。



三亚“波西米亚风”

今年夏天，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海南新岛服，以浓烈的色彩、摇曳的流苏，带着几分轻松的惬意，和三亚阳光沙滩、碧海蓝天非常搭配，成为许多到三亚度假旅游的女孩的首选。

图为在三亚景区(点)、市区，随处可见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服装、帽子的外地游客，成为一道移动靓丽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影报道

